

北史

第一函
第十冊

藏
平
和
堂

PDG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高允

從祖弟祐
祐從子乾
昂
季式

高允字伯恭勃海碯人漢太傅衰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父泰吏部尙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廡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

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餘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勳賜爵汝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

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旣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眾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

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
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
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
荅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
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
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
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
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
以鑒等爲親己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
湛郅儼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
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
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

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盍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

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

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

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應農隙
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定足以
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
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俱
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
或受其寒況數萬之眾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
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
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
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
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
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
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

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
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
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如嬪藩懿
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
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
故深藏之昔堯葬檟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
爲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
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三焚之以爲灰燼上爲
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
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
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
絕此四異也夫人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

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囂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

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
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
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
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
屋數閒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
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
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
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恆
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尙書寶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
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
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
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

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作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識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

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恆呼爲令公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修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

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
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其著
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
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
勃海李欽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
京兆杜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閭友規京兆太守
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中郎丘
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
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
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
中諸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中書郎武恆子河

閒邗潁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
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虔廷尉正安平子博
陵崔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
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
叔術祕書郎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
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
季才合三十四人其詞曰紫氣千天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
駕掃盪遊氛克擒祆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壹
偃武繫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疊
疊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
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榮
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

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竝參幙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寔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伸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逢險艱當一其操納眾以仁訓下以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